

南
澗
文
集

南澗文集卷下

益都 李文藻

宋仇公著墓誌銘跋

右宋定州觀察判官仇公著墓志其云子男一人愈宋史有傳積官左朝議大夫爵益都縣伯多著異績而碑未之及者公著之葬爲紹聖三年而愈大觀三年始成進士也愈傳不詳先世幸賴此以存抑愈之知廬州劉麟合金兵入寇嘗遣其子自閒道赴朝廷告急朝廷旌以官而史逸其名爲可恨也是碑柳子文撰王同老書文潔勁不爲濫

譽殆真能者同老以王堯臣本傳及歐陽公堯臣墓志攷之實堯臣長子卽公著之姑徐國太夫人孫也書法亦道宕可喜據堯臣傳始卒時諡文安元豐三年以同老進遺稿論功改諡文忠子文作是碑于改諡十餘年之後而猶稱初諡何哉

書呂貞婦傳後

女未嫁而夫死遂至夫家執婦道以事其舅姑以終其身者予於吾鄉得三人焉其一高密單氏文字諸城李岡岡卒且葬父母爲擇配女誓不從其舅給事中文駒以粟主

迎之其二皆德州人一刑部侍郎李濤女字曲阜孔傳鉅
傳鉅以親迎卒於塗女數日不食舅姑至其家相勸慰因
隨以歸一齊珍女字其州呂金符年十七而金符卒齊數
自經皆救免乃請於珍歸呂氏卽金符匱前拜舅姑成禮
齊之歸呂也事舅姑甚謹而家貧不能給饗飧姻戚謀釀
金爲置田堅不受惟受其從王舅淇所周粟而日製女紅
以爲報久之叔泰來舉子長基遂以後金符乾隆癸未歲
予客於德淇持青田韓湘巖所爲傳扶杖過予屬書其事
於是齊守志二十八年矣予嘗讀錢鶴灘旌表趙氏女婦

議以爲今世之女未嫁而已知所主適與古之必醮而後男知所配女知所歸者不同其言斟酌情理能得貞女所以不他適之故歸震川貞女論斥爲非禮及其作張氏女貞節記則又例于孔子之仁伯夷叔齊而謂爲君子之所樂道朱錫鬯爲蔣氏女原貞亦云夫婦之道守之以恆而始之以感因其所感不以死生易其志乃所謂恆其德也三君子者皆爲原情之論獨未許其合葬今湘巖直稱曰貞婦則許其後來之合葬矣夫禮經不可拘於今日者甚多女未嫁而守節與其死而合葬其一端耳而況爲旌門

之令之所及者哉曲阜諸城皆世間人已詫爲異事而貞婦出于寒素顧茹糗食荼以行其心之所安而不求聞於外其尤難者也予去德二年檢行笈得韓傳乃錄三君子之論以寄淇并諷德人爲之請旌計貞婦歸呂已三十年合旌表之例云乾隆乙酉五月書於濮州丹陵書院

郡司馬王公詩跋

永城王公以乾隆癸未自甯波移佐吾郡時清政簡百廢具興坐以無事公承其祖父給諫明府之學經經緯史兼出餘力以爲詩郡之名山水及前賢勝蹟羽人衲子之所

居不二年而留題徧矣乙酉夏日偶出官署書懷三十首
見示且命爲跋旣受而卒業愛其格韻清疏超于塵壒之
外要多刻畫山川歌詠風土之作因歎風雅之道無不與
人品經濟相表裏郡在北宋多賢牧如富文忠范文正趙
清獻歐陽文忠及郡人王文正輩率皆鐫名崖壁留詠于
林壑園榭之間而黃亞夫先生之佐郡尤眷眷於此土至
自號青社以顏其集其登大雲頂游石子澗南樓避暑攜
家游矮松諸什流傳至今遂爲郡人故實公之詩筆沖淡
迴過于亞夫山魑水怪之習而所以補於國資於民者又

復勝于亞夫之無以自見則其詩與其人有濟於時而足以照耀于奕世爲何如也

張爲主客圖跋

唐人爲詩最講聲病顧其書曰式曰格曰密旨者皆不傳於世近吾鄉趙飴山始以所聞於常熟馮氏者爲之譜而唐詩聲調槩可推矣若張爲主客圖則當時之摘句圖耳非可以意揣而得也吾房師紀春帆先生依計敏夫唐詩紀事所載而排纂之其八十四人中可考者尙七十有二蓋幾幾乎爲之原書與趙譜借唐詩以起例者不同將付

梓以示文藻文藻問古書之亾而可考者盡乎是歟先生
曰予更有沈氏四聲攷卽從約詩得之切韻表從得
之將并出問世因謂文藻曰應劭漢官儀散見于續漢書
注初學記藝文類聚諸書魏略散見於三國志注諸書皆
未有彙而錄之者生歸里多暇當勉爲之亦收殘拾漏之
一端也乾隆辛巳五月

魯孝王石刻跋

二則

右魯孝王石刻其顛末高曼卿記之殆詳在當時旣云偶
得此石則其非輒已明甚牛階平近居鄰邑所記應可信

又階平之友褚峻嘗手自椎拓而規量其方袤廣狹之度
今金石圖明注魯孝王石刻高一尺一寸闊一尺九寸厚
一尺字刻右方周方七寸字徑一寸五分而朱錫鬯獨定
爲甄博引東京後諸甄相比擬不知何以他人皆見爲石
而錫鬯獨見其甄也階平云在孔子廟同文門西側北向
錫鬯則云嵌孔子廟庭前殿東壁所記亦不相符豈今昔
移置不同邪俟躬詣夫子廟觀之

考漢書諸侯王表孝王慶忌以後元元年襲封數至五鳳
二年纔三十三年今石刻作三十四年與表不合因取漢

嘗反覆推勘而知孟堅氏之誤也古時嗣君改元皆在明年迄于衰晚不能盡然史官定策一年存兩號者甚眾則漢代諸王薨可知矣以石刻推之孝王嗣位當在征和四年是年安王薨孝王卽改元自征和四年數至五鳳二年正合石刻三十四年之數又四年爲甘露二年孝王薨則是孝王嗣位實三十八年比漢書所載多一年

漢書作三十七年

前乎孝王爲恭王餘安王光恭王以孝景前二年三月甲寅立爲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景帝前三年徙魯至元朔元年通計二十八年與漢書合安王嗣位卽以元朔元年

數至征和四年始足漢書四十年之數是安王亦不踰年而改元若孝王之子頃王封孫文王駿則繇甘露三年至陽朔元年自足頃王之二十八年繇陽朔二年至建平二年自足文王之十九年又若踰年改元者豈一國之中先後不同如是邪徧考河間江都諸王改元之踰年不踰年多未能畫一又諸侯王表載駿嗣十九年至本傳則云嗣十八年一人之事一手之書尙抵倍如此則孝王享國之元年當據石刻斷爲征和四年而非後元元年也蓋於孝王加一年庶前後諸王之年皆合矣

書金石文字記嵩山太室少室開母廟三石闕銘條下
嵩山太室少室及開母廟其三石闕皆有先漢刻文自歐
趙集古諸書以來曾無載者甯人力闡幽邃錄入金石文
字記其功鉅矣抑予以牛氏金石圖反覆攷證之而歎其
於三石闕不無遺憾也其記太室闕未詳者二太室闕銘
八行銘後年月及職官姓名十九行後六行漫漶每行才
辨二三字甯人謂年月及職官姓名共十三行是其後六
行漫漶者曾未之見一也闕陽銘陰額額刻九字字徑二
寸六分亦篆書作三行現存者二行曰中嶽太室陽城末

一行剝落甯人記未及此二也於少室闕未詳者三少室石闕有二東西對峙東闕去西闕五六步其陽無刻文北面畫像下有一石刻高一尺闊六寸刻字二十有四四行行六字可識者其十九字雖斷文難讀猶可識爲職官題名之刻與太室東闕無刻文可以不記者不同近雒陽董金甌始見而表之甯人時無知者一也西闕惟東側無刻文其餘三面皆有刻文北面刻六篆字少室西闕額也字體與太室闕額字相埒三行行二字曰少室神道之闕少神之三字點畫不甚完而形模宛在甯人略而不言二也

甯人引葉封嵩陽石刻記曰開母闕題名十行以少室石
闕所列官名參攷之知十行之上無闕文也今少室西闕
題名君字下自丞零陵泉陵云云至末與開母闕題名無
大異惟監廟椽辛述廟佐向猛趙始姓名不同其餘皆同
在開母闕無闕文在少室闕獨有闕文乎又開母題名每
行七字或六字少室題名則每行四字而其文皆同如是
益徵其無闕文矣銘辭今存二行八字二行之前尚有地
可五六行因五六行全滅故此二行不成文理三月三日
一行之前適剝去一行當是某號某年四字三月三日一

行之後卽接書郡陽城縣興治神道者以稱縣則郡名可知取漢書攷之縣曰陽城郡必潁川矣如尹宙碑宙潁川人而云州辟從事甯人卽斷爲豫州從事是其例也安得以此定其有斷文哉興治神道一行之下又剝去一行故下行君字亦莫知所謂然則少室石刻原無上一層明矣甯人以銘辭僅存二行八字可辨者五字金石圖可辨者七字又云三月三日而上無年號郡陽城縣而上無郡名因謂亾其石上一層三也至開母闕則未詳者四開母闕題名十行無闕字之外重曰前後兩銘文石皆二層其上一層雖大

半殘蝕每行可辨者尙存一二三字或四字延光二字正在其上一層今甯人於前後銘謂亾其上一層所錄僅下一層每行六字使所見柘本無上層但見二層二年字果何從定其爲延光二年乎一也後銘除重曰一行尙有十一行刻北面者九行刻東側者二行并叔未見東側二行故云九行又云視嵩高志所載闕四句其誤宜也甯人於已未莫春旣嘗親至闕下想應裴回周眎剔剔無餘力今於後銘轉刻其旁者乃云得四行二十餘字謂甯人未見上一層則神口享而口格子口樂而罔口

金石圖

作極二句實

上一層文其奚從錄之謂甯人見其爲上一層則神□亭而□格與下層釐我后以萬祺自屬一行于□樂而闕極與下層永厯載而保之自屬一行又何故分爲四行而於此四句每句之上謂各闕六字邪且東側果是四行則非叔所見無東側者當云視嵩高志所載闕八句不應云闕四句矣不然嵩高志亦有誤乎二也開母題名及前銘下方別有四言銘一刻爲季度作世謂之季度銘爲地高七寸五分闕二尺三寸字徑一寸五分見存十二行前後皆有斷文行五字其六十字可識者五十二字其文曰興大

君諱協字季度□□郡主簿作□銘文後舉孝廉西郢□
早終敘曰於惟我君明允廣淵學兼游夏德配臧文歿而
不朽實有立言其言惟何□□□□銘辭不完而整雅可
誦如此甯人目覩開母銘矣是銘連刻其下竟似所未覩
者或覩矣而未經收錄三也諸闕惟少室東西兩闕有畫
像刻文狀具金石圖中太室開母二闕皆無之甯人獨于
開母闕條下引嵩陽石刻記謂闕空地閒雜刻花紋其實
此闕無花紋之刻四也予僻處海壖無絲身至嵩高手摩
先漢法刻所據金石圖又未知階平氏於三石闕者果無

誤否姑識之以俟異日詳考焉

魯相乙瑛置孔子廟百石卒史碑跋

古時人主改元從詔下之日爲始史官紀載並是據實直書無追易未改以前月日者顧氏日知錄所引史書一本兩號至十餘條皆其證也司馬溫公作通鑑必取所改之後一號冠諸歲首以圖畫一雖便觀者殊乖事實案漢桓帝永興元年五月丙寅始改元雖范書帝紀無元嘉三年其實是年五月以前卽元嘉三年也魯相乙瑛請置孔子廟百石卒史一人司徒雄司空武以元嘉三年三月二十

七日壬寅奏雒陽宮卽於是日下詔書聽置至永興元年六月十八日辛酉魯相平始言之司徒司空府舉守文學椽孔龢任之此一年之事上書元嘉下書永興而不嫌其焚錯者是漢人書年之例也若近手爲之書碑旣在改元之後則併三月事亦冒永興之號而無元嘉三年之稱矣魯相韓勅造孔子廟禮器碑并陰跋

禮器碑并陰及兩側所載出私錢人姓名有數不可解名字兩書碑版常例此碑故從事魯張嵩眇高潁川長社王玄君真之屬是矣顧有名而不字者如王嵩之類有字而

不名者如廌次公傅世起王季孟蘇漢明陳漢方陳漢甫
番君舉王子松之類至孔建壽則一人兩見一書褒成侯
一不書又字體大小長短參錯不齊果何說也朱錫鬯書
韓勅孔廟前後二碑足本所引碑陰載孔氏苗裔有東海
郎中訢定伯文學百石芝德英故督郵承伯序賴元夏進
幼達相史誦仲助術子佑贊元賓遵公孫旭運壽番安世
其人俱此碑所無朱云前碑紀造禮器後碑以志修廟謁
墓則東海郎中以下皆後碑所載而此碑非足本矣抑此
碑所列孔氏之裔朱所未錄者尙有郎中宙季將儀甫尙

書侍郎彪元上昭叔祖四人豈孔門僉載宗系圖已有者
則朱不之及邪碑陰載有守廟百石魯孔恢聖文其卽乙
瑛碑所請置卒史一人恢殆繼和而爲之者和初舉時年
僅四十以上自永興元年至永壽二年甫越三寒暑而卒
史已非和爲之和其已死乎罷乎且遷官邪然乙瑛碑在
和不朽矣其云守廟百石則爲卒史可知此漢人省文猶
太守之稱二千石耳朱所書必添卒史何也至後碑余所
未見俟訪求之

與錢曉徵先生

不孝文藻稽顙再拜謹啟座主錢先生門下六月十一日
從濮州書院接奉五月十五日手諭伏蒙勉誨諄諄未卽
稟覆次夕家奴至聞老母中暑兼程而歸已無所逮及搶
地呼天無復生理成服已後左體不仁逾百日哀痛小定
乃命工爲倚閭圖附書先母病狀遺言于後將終身展奉
借以觸其悲慕之懷而暴其不孝之罪復粗述族貫懿行
稽首遣介求先生爲作誌銘用光幽竈又先父見背二十
年矣茲求河間房師補作一誌同納壙中更求先生爲作
墓表鏡石于外而以先母之行附焉文藻愚劣無狀向以

出於門下爲平生幸事受知既深遂以文字爲請當不至見麾斥而其私心懇懇欲有所言者近世行狀多繁冗不合爲文義法爲文者不便太簡遂別有一種應酬之文姑塞求者而不以編入本集雖能文章如方望溪不能免也今文藻掇拾父母遺事訖不得其要領冗長殊甚伏懇先生擇其合于銘法者書之幸弗瞻徇蓋文藻所求先生之文非徒恃刻石以傳恃先生之本集以傳也其在集中非徒恃此一二篇之傳恃有百篇千篇之卓然必傳而此一二篇附之以傳也而先生之文所以必傳者又以道德經

衡爲之主而非徒以其文儻先生不拒所請謝一日之客
而爲之則文藻之父母何其榮而先生之賜文藻者何其
厚哉然後自幸其出于門下者又在此不在彼矣狀二冊
所述皆庸行無虛誑先父嘗留心經濟之學志願甚大而
天奪其年先母平生勤苦善惜福教文藻至登第矣而不
逮祿養皆文藻抱恨終天無可解免者惟昂首待先生之
文以慰二人于地下起死肉骨是在先生耳瀝陳哀悃上
瀆鴻慈藉候福安仰惟鈞鑒

與紀曉嵐先生

前歲從邸抄知吾師遭大故驚痛踰時羈于授徒未能趨
拜靈幃爲恨去年冬歸自濮州得金二雅札始悉師自闕
回讀禮京第今年正月晦日具有蕪稟并奠分一函付司
馬孝廉夢祥者轉寄恩門司馬本姓沈時主郡之松林書
院自云曾蒙款接故相誣諉耳文藻二月赴濮六月中聞
先母中暑兼程馳歸已不及含斂廬居偷活孽疚重深將
于明年二月合葬先父之兆去先父捐館舍實二十年矣
文藻早孤無能顯先德今且爲無母之人痛思可以不朽
吾親者惟有文章一端世之畜道德能文章如吾師者海

內其仰望爲宗匠或欲得其文而不可得而文藻之舉禮
部實出大賢之門意者憑藉先人之靈幸而致此而先人
潛德遂將有聞于後世也文藻在同門十人中材質最驚
劣師教之特勤遇之特厚回籍日恨其不得一官爲悵惘
不快贈詩三篇以著書相勉俾文藻不感場屋之薦拔而
感場後諄諄之誨自忘其爲暗中摸索之門生而願爲執
經受業之弟子今文藻以先人墓銘銜哀上請或亦師所
樂爲表章乎先父名不出鄉邦年不及下壽然性剛直而
好義于物實有所濟見背已來家中有一美事人必曰其

父好德之報也有一禍事必曰其父好德不宜有此也文藻爲一善人必曰庶幾肖其父爲一不善人必曰墜其家法矣茲所爲狀有不知無虛飾有不及無溢量非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者可比惟師擇其可書者著于篇俾補二十年之闕則先父將託此以傳而文藻之感恩懷德較所以造就文藻者更無窮極矣將求吾師之文取信于後世預恐先人之行不足信于吾師此文藻日夜號痛臨發徬徨而不敢不亟亟以白也先母誌銘卽求嘉定座師俱擬臘月勒石書者爲京兆竇公篆蓋若得戴東原先生則

不必假名他人先靈在地弗獲扶服門牆謹遣一介瀝陳
哀慄上瀆尊嚴伏惟慈鑒臨稟荒迷不備

與紀曉嵐先生書

前承論訪馬宛斯十三代緯書某初謂是拾綴讖緯之書
後讀施愚山爲作墓誌云疾將革惟語子弟以左傳事緯
十三代緯書未鏤板爲遺憾以左傳事緯例之又謂緯書
必馬所著矣昨於九月初一日過鄒平邀一友同至其家
一白鬚者出自云宛斯之姪問所存遺稿幾何白鬚云伯
父沒十年予始生其遺稿一篋在長房某所某不識字恐

其有干預田產者故不肯示人數年前盧運使徵詩札至
僅得一首報之因問十三代緯書安在曰三十二套皆質
于典家驚其太多索其目視之乃卽漢魏以來諸書而裒
集之蓋叢書之大者非其所自著述十三代者周至隋也
共二百二十二種而周禮儀禮爾雅三傳皆在焉殊不可
解其或以五經之外 國家不以取士者皆得謂之緯
書邪豐氏僞詩傳等書亦收入所收六朝人著述頗多惟
吳均齊記世閒罕有餘非甚難得者謹將全目鈔寄台覽
儻鄴架盡有其書則不必覓馬家所藏者但首必有序例

情未及見白鬚云原本籤帙皆其伯父手題也昨諸申之
差竣過此留書院一日有書數種託其送通考館不知達
否自聞吾師有督學之命卽盼行旌冀得面誨茲接

家信知姊氏病篤姊素爲家母所鍾愛恐有不測母必過
勸謀卽連夜馳歸勢不能候于此且某已應諸城修志之
聘擬在歲前開局又恨不能追隨左右爲閩中之游也私
懷悵惘惟吾師諒之此函留江君覲祖處俟其轉呈伏惟
萬福不備

與閩懷庭書

昨承委作韓公復母墓誌且不許其辭今節錄狀中語稍附以已意撰成一篇以家西園赴濰之便順呈左右恐不足改削也其中可商者主簿君卽世已三十年不識當時有志否如無則韓氏先世例得書於此志如當時已有或無而今欲補爲之則子姓之詳宜歸於主簿之志而此可略又冢子旣先歿而有子孫則其喪必以持重孫或曾孫爲主數者皆狀所未及也所惠僅領練子寧集一帙餘俱還之并候近履不宣

與西園

不孝文藻稽顙再拜西園六弟足下不孝於六月十二日
從濮州接到家信知老母於五月三十日申晷卽夕就道
疾馳五晝夜未抵舍二十里聞變且七日矣不孝湯藥未
嘗含斂未視自貽孽疚萬死莫贖頃蒙尊役到青捧誦唁
書殷拳備至重以遙頒厚奠卽陳殯次感極哀號竊念數
年來授徒異方歲再歸省意謂老人年未六旬精神強健
他年祿養或可稍竭寸草之心孰知天降酷罰至於此極
哉葬期本擬仲冬以拘于形家之言又文淵臥病未痊故
改于明年二月矣文淵自三四月閒患胃寒日服人葠至

一兩附子至二兩五錢五月中甫杖而起驟懼大故又復委頓牀蓐百病齊作瀕于死者數矣目前舉家皇皇苟以破產而得生卽屬至幸不孝忍痛支持不敢致毀雖左手足麻木當不致死也容舉大事後重趼踵謝先此泣布哀忱諸惟原鑒荒迷不次

吏部左侍郎俞公傳

俞公諱兆岳字岱禎浙江海甯人父宣琅官大竹知縣公生十一歲而孤母吳知書有志節陳說古事教督公公循蹈義法童而知方康熙中由廩生捐貢肄業國子監期滿

授宣平教諭遷大田知縣喜曰庶幾乎少白吾母之教乎
則徒步微服抵縣一童襍被隨寓逆旅中訪利病數十日
始出片紙召胥隸一縣大驚自是無留獄縣以治調臺灣
縣臺灣海外巖邑多武弁率恃功驕虐民不堪則相聚爲
盜公以計捕其魁得一冊脅從者姓名盡載焉武弁欲取
功要窮治之公乃置酒召弁飲熾炭行炙出不意投冊炭
中立燼弁大詬公好語曰殺人邀賞仁者不爲也大吏聞
之以公爲長者卒聽公誅其魁數人而餘不株問也遷開
州知州遭母憂去官服闋補松江同知蘇松賦額溢他郡

公力言于布政使西林鄂公轉請怡賢親王入告得豁免
浮糧四十餘萬石又言海塘易潰宜易土以石上官是其
言俾督其役大學士高安朱公出視海塘奇公才特疏薦
之且曰兆岳如苦行頭陀年向衰矣及早用之猶可得其
死力有 旨召見入對

上甚壯之授青州知府是時雍正五年也其年山東旱公
以事至省城謁大府大府召優觴公公曰久不雨

天子減膳撤樂矣爲人臣子忍對歌舞安坐終讌乎立飲
三爵趨而出大府怒思中之公卽引疾去疏入 召詣

關

上望見公曰強項更上官所不便朕知其非病也願宰相
曰此人可何官宰相據例對

上曰俞兆岳非常士也亦拘以例乎授通政司參議適江
南海水溢決壞海塘數處惟公所築塘屹如舊督撫言諸
朝特擢公太僕寺卿總理海塘時崇明湮沒死者相枕藉
公出賞格募人掩骼招流民赴工就食閱七載成石塘
七千一百二十八丈自柘林城至金山城凡四十五里復
于金山滌缺險要地捐俸築片石小塘五百五十丈以衛

之民得安堵乾隆改元

今上卽位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陸見陳

母苦節且曰臣母三十餘而寡又受封例不得旌然臣孤

苦無狀非母不能有今日乞省臣所例得 覃恩破格

旌臣母

上命建坊祀節孝祠而公仍授階如制公之撫江西也謹
身察吏廉民之疾苦七十二州縣無不達得請免浮糧十
餘萬兩革九江贛州二關額外濫稅如干款除積害十有
七事勒之石置石府縣官之門示永禁七閱月而 召

爲吏部左侍郎疏請假省墓至里招故人雅飲論教事分俸贈族鄰置義田百畝族人婚喪祭葬取給焉時海甯方大築塘閘部無錫嵇公總其事公爲嵇門生聞公至使使候公公進使者曰

天子發內府錢築塘而派夫擾及七縣沿隄取土壤民田墓怨聲流道路吾厭聞之矣今日我不言于師則負師不言于朝則負君其何以處我使者兼程返告厥明則馬上傳箭諸不便事悉罷到部未久江西巡撫岳公奏公前解關稅較常年缺額九萬餘兩下刑部鞠之實浮減免

銀二萬五千兩除賞官兵其無款可銷者才三百八十兩
事在赦前得免議奉 特旨昭雪而公已卒年七十有

七公天性耿介能勞苦勇於有爲未至大田時大田民有
送妹嫁而失所在者其家訟之官官疑其妹之婿也拷掠
自誣服核尸所在云在某所發之無有則盡繫兩姓迎送
者公至盡釋去而宿禱于城隍廟誓曰罪人不得吾當斷
廟而去官夜則夢神示以小旂書輦字旦卽廟召前所釋
人問之曰某以肩輿行乎曰然曰神已告我矣殺人者與
夫也時有二人在廟竊瞰伏泥鬼後觀者眾推泥鬼仆適

當二人頸二人者面如土卽輿夫也鞠之吐實果得尸其折疑獄誠心推求多類此而築海塘則功在蘇松其法疊層石而中穿之貫以鐵筍其橫犬牙相銜鎔鐵灌之膠結眾石爲一水卽甚怒不可動先後督撫如李公衛尹公繼善皆奏上其法爲築海塘式公之旣葬也有數十人詣祠焚香楮誦佛經守者詰之流涕曰吾儕海塘夫耳酌以茶泥首公像前曰力非不能具牲牢醑錢恐傷公心公不要民一錢者也如是十數年不絕子良模甯遠知縣鴻赤舉人敦仁山西冀甯道僉事降汀州府知府

李文藻曰予少時聞人言公守郡遺事惟恐其辭之盡也
公嘗冒雪過鄉官馮協一家索飲協一爲言民害數事立
除之或布袍棉襪行市井民所苦樂無弗知旣引疾僦居
府治南民宅父老獻蔬米者日闕于門被 召赴都民
罷市遮留三易期而不得行乃夜從二僕自持鑰啟城東
門去質明民爭追之無及矣當時肖像范公祠之後樂亭
蹟久圯而北郭汪公喬年祠前公之去思碑在焉予讀碑
略得公名實近客濟南復交公之孫濟陽知縣調元悉其
世調元出家傳俾予第之嗚呼吾郡之民猶然念公之民

也今往往以事控臺使擊登聞鼓矣或者謂青州民悍黠樂訟無仁恩乃當俞公時何其彬彬然有情禮哉

濱州學正王君傳

君姓王氏諱作善字祥伯其先沛縣人明洪武初有王寬者遷壽張爲王氏始祖三傳至志舉鄉試遂爲士族累世貴顯有登第官御史者自寬至君十三世父贈修職郎鑑母贈八品孺人柳氏君生五歲贈公偶疾方盛暑君搖扇不離左右人異之讀書有奇慧而性謹厚年十六讀易至吉人之辭寡因作括囊箴書座側補諸生試輒高等雍正

十年舉於鄉乾隆二年會試後

詔取文理明通者授

教職先生與焉以早歸不得官贈公老病臥牀蓐年餘君侍湯藥久不懈溺器必親滌丁內外艱皆盡禮服除猶不忘哀兄作賢作賓以名諸生授徒異縣君從學事之如嚴師而其兄亦甚友愛二十四年選濱州學正教制義以用隆萬人繩尺士來謁者卻其贄每歲試舉諸生優行皆不使其人知也州有良民爲盜所誣連者力言於牧得釋數奉檄捕蝗勘水災皆有惠於民與武定府教授耿君賢舉相厚善耿博學而君有吏才聲名出儕輩二十九年十月

以疾卒於官年七十弟子會哭甚哀櫬歸鄉民多拜送於路者君篤於交遊故人子以貧窶告者必依之一友無嗣助之買妾果生子爲文攻苦學舉業時齋壁有巨孔藥成卽納之數年孔滿鉤出之得千餘篇爲時所傳誦泰安吳某者素不相識因讀君所著四書解自稱私淑門人而受業者前後可數十人子雲程雲階雲陵雲燦皆諸生雲燦嘗從予游述君遺行乞爲傳

論曰教官之曠其職者多矣或謂位卑無權又年衰老不足振士氣如王君者其職其年無異於眾而獨以善教聞

南渭
三
豈非其行足以範世而道足以及人歟使所以設教者更
進於經義治事而不徒以科舉之文則蘇胡之遺風可追
矣

廣信府同知丁瑋傳

君諱瑋字崑圃諸城人父某雍正八年進士歷官南陽府
通判瑋其長子幼好學有文詞屢試不得志初某宰永清
瑋隨往值河決城圯家人乘筏露居瑋日夜佐賑事兼內
顧家室咸稱父心瑋亦由是習人情諳爲吏之道歲乙卯
某判滄州命瑋歸里省大母因留持家榘是年弟璿舉於

鄉珍喜曰弟能繼科目無異我也迨某歸自南陽爲援例得山西長治知縣縣附府號難治府役路某肆虐鄉里守庇之珍治以重法守語人曰微尙邨幾敗我名尙邨珍號也一商人與人訟以賂進珍斥不受直其獄此後無敢爲賂者先是珍之先侍御惟甯嘗宰是縣祠於名宦二百年珍吏治一如侍御士民頌之比於大小鄭公五年除廣信府同知旋攝府印府多積牘珍至月餘成就理玉山民余文禮爲其叔父後族人謀奪其產構訟賂武弁言於珍珍曰爾我將不願有子孫邨卽判歸文禮府有山接福建境

曰封禁前明鄧茂七所據以爲亂者也姦民竄匿其中往
往爲害琰白于巡撫胡胡卽檄琰勸之乃攀援林木親涉
幽險姦者遁去而琰以勞瘁致疾竟至不起則乾隆戊寅
七月二日也年五十有幾琰性孝己未秋方家居感夜夢
卽日詣滄州省父母母果患瘍琰至始愈其赴廣信任嘗
假道歸拜父母一堂率諸子姪稱觴爲壽父母劇喜且曰
子爲官無媿前人何必科目哉今父母耄矣俱健在
贊曰吾聞君爲長治時府同知馬卒貧甚君出金數百歸
其骨馬之司喪者感君請以其養女爲君造室君固辭乃

已此專君之同里或能言之而狀未之及問于舍人璫璫
又不言何也夫有隱德者其後必昌吾以觀於君之二子
矣

永康州知州葛君傳

葛君諱沛字霖蒼號槐邨其先山西洪洞人明洪武中始
祖洪遷山東濮州之葛家樓邨遂爲濮州人傳八世至舍
馨第崇禎元年進士官吏部考功郎中爲君高祖考功生
鼎元順治十八年進士官桃源知縣兩世皆有政聲桃源
生正心國子生候選縣丞以季子鎮贈廣西梧州府同知

又以仲子錫贈候選知府少居東昌後復遷於濮東南之
萬全莊自是濮推巨室首葛氏正心伯子銑國子生候選
州同以君贈廣西永康州知州子二人君其長也生而慧
重有至性十數歲爲文合法度既貢成均益奮力舉子業
數試皆報罷乾隆十三年以贈翁命援例知州十四年春
授永康時贈翁年且老計路長不便迎養乃投牒請改近
地一昔心動遂歸贈翁果病君晝夜侍湯藥至秋而劇執
君手曰無他未了事惟汝大父母未歸窅窅耳遂卒君先
居母李太宜人喪終三年不處於內至是柴毀益甚念禮

經無一日葬兩世喪者因于十五年冬先葬大父母君以
孤子兼持重斟酌禮意虞祔練祥之祭連舉于旬日閒而
父母兩柩仍在朝夕哭奠久弗殺十六年夏河決開封濮
南境當其下流又淫雨浹旬水入宅深數尺君家凡四院
盡覓舟入城以避君守殯宮獨不去僕輩進曰勢急矣廬
宇將不保盍避諸君泣曰吾畏水吾先靈獨不畏水平僕
意沮卒以無恙是年服闋謁選人淹留京邸名公卿重其
行多樂與交十七年春以叔父某卒假歸而季父鎮又卒
於梧州君素事諸父甚謹數以驚痛致患腸澼十八年五

月馴至不起年四十五君貌奇偉温温寡笑言與人交不
立崖岸持家嚴而有法庭無戲具好施與戚郇多待以舉
火其卒也鄉人識不識皆惜之子二建桐候選州同建楚
附貢生俱賢而有文

論曰喪禮之廢雖曰風會亦由人性漓也如君者其過人
豈在衰絰之文與其旛鬃百戲之備歟君嘗好經濟之學
且授官矣以篤于事親不果赴遂齋志以殉世有戀印綬
而忘所生者何也

微山湖伊家河神廟碑

微山湖在兗州嶧縣境北承昭陽湖南接郟山呂孟韓莊
張莊四湖長九十餘里爲運河減水櫃其來舊矣導湖而
爲河則自前巡撫鶴公長七十餘里名曰伊家始鑿於某
年月日竣於某年月日夫汶上以南之水恃湖爲匯非河
則無以爲尾閘故河成而數州縣坡水皆由湖穿運經八
閘以達江南于是數百里之民咸享其利而公以勞瘁致
疾竟卒於官當公浚河時嘗曰河成必爲廟以庇其神焉
予承乏以來屢至嶧視工想見公經畫之勤且至而河之
效靈于我

國家民生者不可謂其不神也方今

聖天子軫念民艱講求水利至纖至悉於運河諸工不憚
翠華疊幸屢降 諭旨俾各省撫臣以利民爲急

務無存此疆彼界之見一時南北疏濬津瀆安流而是河
其一耳則河之所以神豈偶然哉余因公意建廟於河北
岸高阜之上而以湖神並祀焉其功相敵故其神同尊也
廟四楹高丈一尺闊三之樓其山門而繚以周垣占地四
畝許木石髹丹之費七百餘金落成之日巍然翼然百姓
觀者咸大悅予再拜奠獻神其庶幾享之乎予文麗牲之
石願生茲土而蒙安瀾之慶者旣知其原於 聖德復

宜不忘神休而獨惜鶴公之不獲及見也夫白老人瑛以
過汶濟運之計血食至今弗衰況公之疏河以盡瘁殞其
身邪百世而下必有繼二神之廟而廟之者矣公諱年滿
洲某旗人乾隆二十有五年秋八月

舉人張君墓志銘

君姓張氏諱錦麟字瑞夫順德人曾祖升駿祖在彤皆有
隱德父敘良生六子君其季也幼慧爲父所鍾愛口授經
書輒成誦九歲能屬文突過儕輩十九補諸生爲學士翁
公忠敘所器賞翁視廣東學政凡八年力復古拔才士而

君與第三兄錦芳最受知數試詩賦君皆冠其曹食廩中
乾隆三十三年鄉試經藝五策皆經進巡撫德公定圃試
全粵士君亦第一三上禮部薦而不中獨以詩見知陸員
外耳山吳編修白華二君皆不輕許可人者君之詩一懲
頽唐淺易之習隨所寄託興象微妙無一語苟與人同歛
州馮伯求嘗問吾粵人詩何者爲佳君以未嘗目對馮甚
奇之君與諸兄相友愛出入寢食必偕寡交游至其座者
語不涉書史卽拂衣入略無賓主意羊城文士好結詩社
至百餘人嘗乞君定甲乙君以其詩僅賦物不足貴大加

塗抹咸目爲狂而與同志過從談藝往往傾倒自失三十
七年與休寧戴東原同舟行月餘手錄所作直隸河渠志
未畢而別因慕其所學歸而肆力於經史如恐不及嘗舉
荀子語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去人不多矣蓋其用功
專且勤如此三十九年夏五月忽遭疾已汗而不瘥伯求
來與訣猶稱詩不絕口是月二十四日卒距生於十三年
某月日年二十七其兄錦芳慟甚亦病逾年始起檢其手
稿得如干首求少詹事嘉定錢公序而刻之妻馮氏無子
以伯兄之子某嗣某月日葬于某鄉某原錦芳請予爲銘

銘曰

詩之傳君之年傳之久君之孫子既壽而有後君自爲其
不朽

嚴先生誄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

日松林書院山長原任安邱縣

知縣嚴先生以疾卒於書院之東齋年六十幾先生諱錫
綬字艾堂浙江餘杭人於是主講席六年矣其生徒在書
院者斂以美裨俾附于身無遺憾各服弔服加麻哭甚慟
既而遠近僉賓來致賻奠靡有不慟十日後青之舉貢生

董嘗肄業附課於書院者咸承赴而集自張雲會以下八十有 人謀于既望庚子會哭匱前以竭辦香束芻之獻且欲排纘著行載諸素旗而羣以其辭屬于李文藻文藻素受知深不敢辭謹捧筆而爲之誄曰

吾師得姓肇出南華避莊而嚴忌助起家條分葉布富春之涯猗歟侍郎爲師高祖總督倉場無廢不舉自是而降揚聲接武限於明府屈於廣文曾祖與祖志弗全伸文章名世政教在人顯考無年著述則多茂才中殞留憾巍科師每及之涕泗滂沱維師之生秀眉湛喙未及齟齬受書

家塾春萼吐芬鳳毛驥足甫遊黌序未冠而孤哀哀柴立
隨淚駢枯雙鶴助哭集于倚廬吳越之俗殯而不葬師曰
忍乎撰日營壙一坏土乾信吾所向壯登賢書計偕于京
驂騶馳路鵬鸚拏空三年教習於

咸安宮教泊

天潢榮邀墨綬邑號難治苗遮于莠師實瘳之爬痒櫛垢
師始蒞邑水旱根連民有菜色師爲泫然繪圖上告蠲其
稅錢民獲蘇醒始甘寢食勸學重儒祛華崇實三稔政成
拂衣一昔馴雉在野魚懸於堂循吏著績史乘應詳藻姑
略焉述藻所傷沂公書屋號曰松林皋比教授每難其人

前觀察便知師實深謀于太守齋質相迎師以道尊負笈
者歎鹿洞鷲湖後先輝映吾師之學腹笥鬱鬱發摘秘要
補綴缺殘非聖之書擯而不觀吾師之文伐毛洗髓屏去
繁蕪詩書表裏小技雕蟲槩置不齒其接多士曾無厲色
樸茂溫存纏綿悱惻終日退然若不勝力霽日之光春風
之和庶幾遐年愈久不磨胡天不弔鍾以百疴於虜哀哉
藻前一日問師於牀執師之手聆言琅琅誰期信宿溘然
帝鄉於虜哀哉巨筏東流雲門南峙山水茫茫非師故里
以師之好德而竟至此於虜哀哉誰視含斂實惟門生誰

南澗
三
奉几杖老僕零丁所不見者藐孤八齡於虐哀哉真返天
上招魂人閒德辭彙德淚駛如泉伏願靈櫬早歸徑山於
虐哀哉

南澗文集卷下終